



生活在海上 鲜活入餐桌

□阿苏/文 李洁/摄

“为什么来嵊山岛?因为爱情啊!”Interesting。造物社咖啡所主理人Calvin如是说。当他来到妻子从小长大的岛屿,与靠海而生的嵊山人朝夕相对,内心最大的感受是:嵊山人无时无刻不在重塑你对海鲜的认知,他们对生命的尊重与生活的热度,都倾注于此。

海不仅赠予他们食物、生计、辉煌与安宁,还在一次次潮起潮落间,塑造了嵊山人潇洒乐天的个性。

一

凌晨三四时,嵊山岛醒来。收货船一艘接一艘,刚刚回港卸下货物便又驶出渔港,奔向那离海岛约一天行程的洋面上的大大小小的捕捞船。

乌贼、鲳鱼、虾、梭子蟹、鳗鱼、石斑鱼……每每渔民在码头卸下成箱的鱼货,Calvin总能见到他们憨憨的笑容,那是一种丰收的喜悦。

在嵊山岛,还有一些渔民喜欢驾着小渔船出海垂钓,“海水特别清澈时,用鱼线就能钓到虎头鱼。”Calvin见过嵊山渔民在长鱼线一端用鱼钩串起饵料,接着将鱼线一点一点垂落海中,耐心等待。一旦鱼线微微颤动,渔民便熟练地将其拉起,鱼钩那头,一条丑萌的虎头鱼不停晃动着,暗红色的鱼鳞在阳光下闪着炫目的流彩。

鱼货汇聚到嵊山的码头,商贩们早已等候多时。成箱新鲜的鱼货被搬上货车,运往其他城镇,另一批则出现在当地的市场上。在摊位上吆喝生意的鱼贩,拎着几袋鱼虾、相互打听各家菜单的主妇,从外地赶来挑选鱼货的经销商……此起彼伏的声音如同调料,溶解在市场这一大锅气味汤中——这锅汤由各种水产的鲜味及海的咸味“熬”出来,嵊山人自出生起就被这股浓郁的气味包裹,他们的生活是由活蹦乱跳的鱼、虾、蟹,沉默的贻贝、海螺以及深邃的海岸串联起来的。

二

初到嵊山岛的外乡人,会发觉自己闯入了一个海鲜江湖,到处是深藏不露的高手。

看,走在街上中年人虽其貌不扬,但脚上的雨靴已暗示身份:是经验丰富的船老大,抑或是大手笔的经销商;主街两旁林立的民居门前,主妇们可是处理海鲜的“武林高手”,都有自己的“奇门兵器”:剖鳗鱼的网刀,形如缩小版的镰刀,借助其弯曲的弧度,利落沿鱼背部划入,接着剖开脊背,去除内脏,刷净,一条鲜活海鲢被料理得粉里透白,举起表一看,不过两三分钟而已。

人群攒动的海鲜市场,是嵊山人“眼功”操练场,摊位上排列齐整的海鱼、水盆中吐泡的螃蟹,哪些是今早捕获的,哪些是昨日的存货,哪些又是处理过的,都逃不过他们的火眼金睛。

倘若说,以上种种皆是嵊山人日复一日的修炼,那么厨房与餐桌,就是一较高下的擂台。不同种类的海鲜蟹螺贝,对应的做法也不尽相同,红烧、清蒸、椒盐、面拖、放汤……真正的高手早已领悟“无招胜有招”境界,比起眼花缭乱的配料,烈火烹油的炫技,清蒸、白灼最能一招制敌,吊出海鲜最原本的鲜味。“鲜掉眉毛”就是嵊山人对海鲜的最高赞誉。

在吃海鲜这件事上,嵊山人人人都是美食家,他们甚至琢磨出了一套“四季尝鲜食谱”,Calvin介绍道:“以虾而论,大约过年前后的带子虾最好吃;三月份,就开始吃红虾,一直可吃到四月份……”此外,冬季是制鳗鲞的最佳时节,直射的日头下,让西北风吹上一两天风味最佳;新鲜的黄螺到了嵊山人手中,把外壳敲碎取出螺肉,用盐腌一两日后制成咸香的螺酱是对黄螺的最高“礼遇”,也是嵊山人餐桌上的“下饭榔头”。如此吃法令Calvin叹服,更令他匪夷所思的一点是,啤酒配海鲜在嵊山岛是日常,但是当地人很少有痛风。“我也跟当地卫生所的人讨论过这个话题,至今还是个谜。”他笑着说。

三

从早餐的一碗海鲜面,到中午、晚上丰盛的海鲜大餐,连宵夜都少不了用海鲜收尾,还能随时随地都能掏出一袋干虾当零食。起初,嵊山人对海鲜的狂热令Calvin十分困惑:究竟是嵊山人民过于富有呢?还是说当地海鲜真的很廉价?“后来我发现,当地海鲜并不便宜,他们就是单纯喜欢海鲜罢了。”

因为喜欢,所以最好的海鲜不在市场上,而在嵊山人的餐桌上。Calvin笑称,自己总能在丈母娘家吃到非常夸张的鱼:“你能想象吗?一条四斤多重的东海的小眼带鱼,我问她为什么不卖掉,她说这样好的鱼很少了呀,要自己吃。”他还曾见到当地人捕获一条1.5公斤左右的野生石斑,运到岛外的海鲜市场估计能卖到一万多元,当隔天他去问怎么处理,得到的回答是:“吃掉啦!”

“这是嵊山岛最有意思的地方。”在Calvin看来,这份“豪横”很大程度上源自百年渔场的底气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是嵊山渔场最辉煌的时期,来自沿海六省两市约10万渔民,1万多艘渔船在此风云际会,“万船云集嵊山洋,十万渔民下东海”的盛况至今还留在老一辈嵊山人的记忆中。

八十年代后,面对帆船展露出强大的捕捞能力,人们迷失在高产的狂喜中,过度捕捞最终导致了渔业资源衰退。如今嵊山近八千的常住人口中约80%的人依然从事与渔业相关的行业,渔船依然在开渔的时节如期出海,但嵊山人也在重新思考与大海的相处之道。在Calvin这样的“新嵊山人”眼中,“这里又变成了安静的渔岛”。

四

俯瞰嵊山岛,它像一张撒向碧蓝之海渔网的渔网,多少年来,这张渔网为嵊山人带来数不胜数的海产,也将他们自己编织其间。

在海里讨生活的人,即使是身经百战的,也始终牢记一点:大海温柔且残酷。曾经有位海员跟Calvin说,无论是多大的船,只要到了海上就只能听天由命,尤其当遭遇极端气候,整艘船的人都不知道能否见到明天。

看到渔民拍出的海视频,Calvin都感到揪心,“我常会跟民宿的客人说,海鲜都是渔民靠命搏来的,你可以不吃,但不要浪费。因为捕鱼跟种菜不一样,只要遭遇一次大风浪,不仅颗粒无收,人身安全都没法保障。”

他也更理解嵊山人了。海洋的不确定性塑造了嵊山人活在当下、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,无论淡旺季,岛上的餐馆都很忙碌,而且70%以上都是本地人,若是休渔期,不仅是餐馆,KTV里也是坐满了的——一手握着麦克风,一手可能还拿着虾干,毕竟海鲜是无论何时都不能放弃的。

这种生活态度令Calvin羡慕,他问当地人,“你想过退路吗?比如鱼货越来越少……”对方的回答往往是:“这些事留给子女去想就好了,我们活在当下。”嵊山人生活的一切都来自面前的海洋,在这不变之中,所有的痛苦与悲伤都来源于自身,同时,所有的快乐也都能自己去创造。

选自《岛与》2022年5月刊

等夏天来的时候 我们去柴山岛唱歌

□蒋瞰/文 刘雨佳 钧御/摄

岛屿,就是漂浮在海面上的陆地,它和周围的联系,必须要通过某种媒介,还要看运气,这种疏离感,造就了当地别样的生态,以及外人对岛屿的向往。

柴山岛这个名字,望文生义——岛上多木柴。邻近岛上的居民常来岛上砍柴,因此得名。

漂浮在东海上的柴山岛和“海上卧佛”洛迦山南北相望,最近的邻居是南面的白沙岛。小岛历史不算悠久,开发200多年,留有一座天后宫,老渔编织着渔网,他们习惯叫这里“港里”。

岛屿就是海上的乡村。和中国大部分乡村一样,年轻人很少,但这并不能代表柴山岛贫穷、没落。相反,你看岛民院子里都有大的花坛、果树、水井,面积不大,样样齐全,它和那些被捧着的景区型岛屿不同,有的是避风港一样安静的现实生活。

等夏天来的时候,我们去小岛唱歌

柴山岛,娜娜去过两次,因为一个橘子的缘故,她与海岛有了美好联结,以美好回馈美好,在岛上举办了“献给小岛的歌”音乐会。

上海苏州河边“大房子”的主人娜娜在2021年的第一天来到了柴山岛,在此之前,她对这个小岛一无所知。

新年伊始的天气已经记不得,只记得岛上很冷,很安静,以老人居多,有的在社区中心门口晒太阳,零星几个在路上散步。

娜娜和朋友从码头走到山顶,拍拍停停,惊讶于这样一个安静的小岛真的存在于真实的世界里。

快走到山顶时,抬头瞅见一棵橘子树,树顶上挂着一个橘子,黄澄澄,沉甸甸,在这个植被萧瑟的冬日里特别明亮。

娜娜没意识到自己看了多久,身边人问她要不要,她说好的,朋友就帮她摘了下来。那一

整天,娜娜都抱着橘子走来走去,直到坐船离开,在甲板上,娜娜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,祈祷这一年可以更顺利一些。

两天后返回上海,娜娜从行李箱里把橘子拿出来放在床旁边柜子上时,突然觉得,这是一个来自小岛的礼物。像是神谕,仿佛召唤,她拿起手机给海岛的朋友打电话,兴奋地告诉他们:“等夏天来的时候,我带着‘大房子’的客人们一起去小岛唱歌吧,名字叫‘献给小岛的歌’。”

柴山岛上另外一个让娜娜灵光闪现的地方是水洞。

“我怎么称呼它呢?”娜娜不确定,就是在的一座小桥的下面,有一扇门,打开门就是一个水洞。虽然是冬天,里面却很暖和,光线折射在水面上,泛起波光,非常魔幻。娜娜的相机咔嚓一声时,水洞里面发出了回声。娜娜和朋友们随即放了一首歌,简直就是天然的环境立体声。

“你们慢慢的啊”

因为这个橘子,之后半年的时间线变得很明确。

成行那天,娜娜的小伙伴们穿着平素的衣服,在老树下、在堤坝旁、在古井边、也在村民家门口,拨弄琴弦,吹动音符。那天本是阴天,晚上的天空没有星星。可当音乐声响起时月亮也像是听到了似的,从云雾间钻了出来。

老人们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是来做什么的,以前他们也见过一些来“探秘”的外来人,但绕岛逛一圈就走了,没人像他们一样,来过好几次,还逗留这么久。哪怕音乐会开始,他们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。

但没多久,老人们就松弛了,倚着古井边,

歪在老树上,踮脚靠在没坍完的墙边,随便找个凳子坐在废弃的院落里,不时拍手打个拍子,要是音乐旋律熟悉,就跟着哼起来。

本来在家的人,也被拖了出来,他们嘴上说着“有什么好看的啦”,但脚尖已经不自觉地跟着打节拍了。偶尔交头接耳,但不大声,不会影响音乐人们的情绪。换句话说,老人们越是沉浸其中,音乐会就越有气氛。

因为这份开心,娜娜他们走的时候,老人们一直送到码头。“不舍得”,在一个海岛上,表现得极为真实有画面感——朝着远行的船挥手,直到看不见,嘴里嘟囔:“你们慢慢的啊,慢慢的。”

可以做梦的奇迹小岛

“献给小岛的歌”是“娜娜的大房子”带着一群人,一起出发去小岛做了一场音乐会。

这些人里,有城市规划师、设计师、摄影师、摄影师、策划师、音乐人、执行人员、后台配合人员,都是“大房子”的客人们,因为一个念头,大家想把一个美好的故事一起种在小岛上。

对于娜娜来说,岛屿就像精神里的一个避风港。

从柴山岛回来后,她写过一句话: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小岛,从此我也有自己的了。每当我觉得难过或者伤心,就在心里的小岛歇一歇。

“岛歌”来得有那么点儿不容易:不熟悉海岛的交通、生活、习惯,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好准

备,一直都在解决问题,但又好像总有人及时蹦出来帮着解决,这是小岛的神奇之处。

娜娜一行一开始不知道船票可以在网上买,所以临时买票来不及,但要是过了这班,接下去就没船了,白沙到柴山岛,只有那班。这就是岛屿的特性,很多时候并不是主观能动性解决的。更有甚者,还得看天吃饭。娜娜正着急的时候,有人居然帮他们找到一艘加班船。

“小岛给我的礼物是一个橘子,我回馈它一场音乐会”

他们还在柴山岛拍了一部名为《献给小岛的歌》的纪录片,片子出来后很多从柴山岛离开的人都留言了。

后来回到上海的“大房子”,娜娜还举行过一场分享会,链接到那些没能到柴山岛的人。音乐会的策划者、执行者,以及从小在海岛长大的璐璐,也是“大房子”的朋友,大家一起分享海岛的故事。

有一个特别的姑娘,那会儿和娜娜认识不久,和她一样喜欢柴山岛。学生态建筑设计的她,大学毕业作品拍摄的就是柴山岛。娜娜觉得小岛总有奇迹,才会有神奇的遇见,柴山岛有一股能量,联结了大家。

有一个很“城市”的问题,万一音乐会没观众呢?“我们没有想过一定要给谁看啊。”娜娜说,

“小岛给我的礼物是一个橘子,我回馈它一场音乐会,带着一群‘大房子’的朋友们,一群喜欢它的人们,这样就足够了。柴山岛是没什么游客,只有生活着的老人。如果老人喜欢这个音乐会,那就是最好的了。”

音乐会上的朋友三羊说过一句形容柴山岛的话:太平洋的风吹不进我的岛。柴山岛太安静了,它明明那么普通,却又那么特别。

那天,当娜娜把音乐和爱带到小岛,带给岛上的老人,小岛充满着生机。海岛本身是一个孤独的地方,有了人就会好很多。

海岛上有着善良的人们,他们爱唱歌。

今年夏天,娜娜想继续带大家回去,让“献给小岛的歌”每年都在柴山岛回响。

选自《岛与》2022年3月刊

